

【世相】

中年货车司机

□李晓

山道上，沉沉夜色如墨，一道车光打在路边黑压压的松柏树上，树恍如一群威严的老人站立着。“啪啪啪”，这是我堂弟在打自己的耳光，42岁的他正驾驶货车拉着矿石从山里往城郊工厂飞驰。这几天厂里催着要矿石加工，必须加班加点把矿石从山里运出来。

堂弟是给矿山老板打工的，驾驶着一辆载重量14吨的重型货车，专门运送矿石出山。堂弟的身体精瘦，我真不敢想象他是如何驾驶这个庞然大物的。那次，我站在堂弟那辆大货车前，顿感自身渺小。

在半夜的山道上，堂弟为何扇自己耳光？堂弟说，哥啊，我实在是太疲倦了，眼皮直打架，只有对自己猛扇几个耳光，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。以前开车疲倦时，堂弟总是用力按、揉、掐、拍自己身上的穴位。这一次，那些动作不管用了，只能打自己的脸以振作精神。“哥，这辈子除了我自己，还没有谁打过我的耳光。”堂弟对我说。

堂弟是我幺叔的儿子。当年，我们老家那个村子还有一所土墙歪立的小学，堂弟在那里读到四年级时，村小学被并到镇上小学，他又转移到镇上读完了小学，然后升学到镇上的初中。上完初中，堂弟再也没信心去上高中了，特别是上数学课时如堕云雾，看黑板上的数学题似看天书。幺叔问他，你到底还想上学不？再穷我也要供你上大学。堂弟直摇头：不上了，我跟着你去打工。幺叔对我叹气说，你弟弟不是读书的料，遗传了你幺叔的脑子，笨得很。

堂弟18岁那年，就随幺叔去了浙江一家鞋厂打工。干了不到一年，堂弟感觉在别人手下打工太窝囊，要自己单干，干大的。幺叔对他说，由你去吧。于是堂弟跟人去批发水果，不到一年，把幺叔给他的5万元“创业资金”全亏了。幺叔说，你还是去学门手艺吧，天旱饿不死手艺人。堂弟21岁那年回到故乡城市学厨师，学成后，他不想给人打工，就自己开了一家饭馆，创业资金又是幺叔支持的。堂弟对幺叔说，放心吧，我会加倍还给你。

堂弟开的馆子，是我帮忙起的店名，他很满意：“哥，还是你有文化。”馆子开张时，幺叔特地从浙江赶回来，回村到处给乡人打招呼：“我儿子在城里开了馆子，多关照啊！”在乡人间一向讲义气的幺叔果然好人缘，接到了村里的第一单生意，一个村人八十大寿，进城摆了18桌宴席。但堂弟那次并没有赚到钱，村人自带了宴席上的酒水，耿直的堂弟还给他们的宴席费打了折。

堂弟的馆子开了两年就关门了，一是生意清淡，二是被堂弟隔三岔五请来的酒肉朋友大吃大喝给吃垮了。这一次，幺叔对他发脾气了，堂弟说：“爸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！”有一天，堂弟眼泪汪汪地问我：“哥，我爸说我是废物，我真是废物吗？”我鼓励他说：“兄弟，你不是废物，再换一条路吧。”

堂弟25岁那年结了婚，妻子是他开馆子时在店里洗碗的一个女孩。婚后，堂弟去学了驾驶，学成后去给一位企业老总开车，但那老总脾气大，喜怒无常，堂弟一气之下辞了职，改去驾驶货车，运输建材、煤炭、矿石等货物。

如今，堂弟干货车司机已14年了，他在开矿的老板那里已经打了3年工。去年秋天，幺叔突发脑梗，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就花费了8万多元，我堂弟一声不吭地支付了。他说：“哥，无论如何，我要保住我爸的命。”

幺叔的命是保住了，但落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，只能坐轮椅，还要长期服药。医生说，脑梗还有随时复发的可能。幺叔住在堂弟在城里的家，夜里睡觉很折腾，一个小时就要翻身一次，或者嚷嚷着口渴要喝水、要上卫生间。不到半个月，婶娘和堂弟就有了“熊猫眼圈”、厚厚的眼袋。一天，幺叔说：“是我拖累了你们，我还不如……”还没等幺叔说出那个字，堂弟一把就捂住了他的嘴：“爸，我们永远不会嫌弃、放弃你的，我跟你保证！”幺叔呜咽着哭了。

堂弟在半夜山道上打自己耳光的声音，震颤着我的心。我唯有祝福这个用力生活的中年司机，在悠长命运的晨昏，把生活的担子扛下去吧，希望你有轻松的日子、幸福的日子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时光底片》等，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【读心】

如果回到从前

□丹萍

经常搭公共汽车，坐在临窗的位置，我会感觉恍惚起来，脑海中瞬间出现的大抵是这三个问题：我是谁？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我要去哪儿？

有时候会梦见去世的亲人或者朋友，醒了要想好久，他们究竟还在不在？我是醒了，还是在另外一个梦里？

曾经认为好多电影转场的手法都好刻意，现在发现，时光的流转，真的就是那个笨拙的样子。

读初三时，我和同学坐在学校礼堂门口的石阶上。礼堂的大门朝西，我能分得清方向，就是从记得这个大门朝西开始的。离开学校时，我会在脑子里想象一下礼堂的方位，从而判断东西南北。去陌生的地方，有时候还是会把这个礼堂挪进我的直觉里。

看着夕阳，我对那个同学说，如果20年后我们还一起坐在这里，两个画面连起来，就很像电影。

当时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个情景还会出现在脑海里，好像摄影机从空中向下俯拍，两个小小的人儿。这让人不由得怀疑是不是有超现实的力量。我没有勇气去问那个同学，我们是真的曾经坐在夕阳下的台阶上聊天，还是我不过是把梦里的某个碎片当真了呢？

我有个朋友是诗人，每年都搞一场新年诗会，也不赚钱，就当是一个城市文化活动，搞了很多年了。这两年日子过得有点支离破碎，今年新年的时候我问他，怎么还没看你发新年诗会的消息啊？他说不确定的因素太多。

左等右等也没看诗会搞起来，直到前几天，看他发布新年诗会的消息了，其实是一场“六一”诗会，但他还是把诗会叫新年诗会。我特别喜欢这一点——就是要搞一个新年诗会，不管是不是在新年。

以前朋友们约着一起吃饭、看电影，不来人的理由都是“有个会”“见个人”“出个差”，最近则经常是“不舒服”。

以前我们会说，少来了，别找理由，喝一杯就舒服了，走走就舒服了。现在不会这么说了。自从年龄过了50岁这个关卡，大家都知道身体是会发生变化的，包括但不限于僵硬、迟钝，以及各种没来由的疼痛。

每次站在路边的台阶上迈步上公共汽车，我都想一步跨上车去，像过去一样。不过都放弃了，还是先下台阶，再上公共汽车——对自己这个跨的动作没信心了。

上次腰疼得不行，朋友介绍我去医院找名医推拿，叫号，轮到我，医生的诊室里一屋子小伙子，都是实习生。他们指示我躺到床上，有人摆我的头，有人摆我的脚，把我搞出一个侧躺的很扭捏的S形，主治医生走过来，哈哈一声，在我背上拍打了几下。我站起来，居然就真的不疼了。我知道不会完全治愈，但有这样的“复位”治疗手法，仿佛随时可以“回去”，仍旧安心了不少。

骑单车过广州大桥，有一段下桥的斜坡，我感觉全城的男女老少都是骑车下这个斜坡的，而且很享受这段路。只有我每次都是推行。每次我都想，如果这是人生的旅途，上坡的时候比较累，我是下来推行的；下坡的时候本来可以借势提速，我又害怕速度太快失控，仍旧下车推行。那我确实是赶不上大家的速度了。

幸运的是，恰好在我身体变慢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变慢了。推着车慢慢走下坡路的时候，看到大家在我身边飞驰而过，我一点都不急，也根本不想回到过去我能快跑的任何一天。

没有什么比身体和心同步更好的了。(本文作者为资深媒体人，曾供职于南方都市报、网易)



【浮生】

跟月亮说说话

□牟民

春日，跟母亲吃过晚饭，收拾利索碗筷，我在西间打开电脑，继续写一些农村见闻。沉醉于写作中，不知不觉留下两千多字。眼睛有些疲累，站起来活动发酸的腰，转身间，见东间黑魆魆的，母亲没开灯，没看电视，大概早睡了。却没想到，母亲和衣坐在炕头，转头看向窗外。

外面一片瓦亮，映得室内摆设清清楚楚。我误认为母亲身体不适，询问之。母亲掉头对我说：“别说话，我在看月。”我有些意外，老人咋就爱好赏月了呢？只听得母亲说，每到月圆的时候，我都会在黑影里看看它。早年没注意月亮会这么大，会这么亮。我说：“它本来就那个样子，你没注意就是了。”

母亲却跟我说：“早年没心思、没空闲看它，如今看它，格外好看，格外亮堂。这日子好了，月亮也跟着好看！”

这话让我惊呆了，不是月亮好看，而是母亲的心情好了，看啥好！“你没记得月下咱做过多少活儿吗？黑灯瞎火的，忍着病痛跟月儿对话吗？”母亲接着感叹。

“记得的，怎么能不记得呢？您在月下扒过苞米、碌过地瓜干、淘洗过地瓜丝，有时候还纺线。”

“可那时候，我咋就没抬头看看它？它给过我们多少亮光呀！”母亲似在抒发对月亮的愧疚。

记忆可以穿过时空隧道，返回那有月亮的晚上。我和母亲都曾经得过胆道蛔虫、胆囊炎，病情总会在春秋来临，引发剧烈的腹部、后背疼痛，疼起来不停翻滚，那滋味真的叫痛不欲生。有一次，母亲夜间犯病，没有车载工具去医院，农村偏远，交通不便利，得了病，大都在家抗。母亲疼得大汗淋漓时，不停地哼哼。

我立刻给母亲捶背，以减缓疼痛。那时，屋里不舍得点煤油灯，在黑影里跟疾病抗争。月亮把光探到炕上，母亲感到脸上有了亮色，心情好了些。我抓一把月色，说：“妈，你看，月儿这么亮，它跟我们做伴呢。”母亲苦笑笑，月光在脸上晃动，她忽然说：“要是月亮到屋里，给我照一照肚子，把那虫子照出来多好啊！”我清楚

记得母亲的话，当时我发誓说：“等我长大了，造一个大月亮，给您照照，把病照跑了。”

话说着，疼痛又来了。母亲捂着胸口，蜷起身子翻滚。疼痛稍减轻时，母亲躺在炕上，月色映照着她那干黄的脸。

记忆总是删除那些没有痛感的，痛黏上了月色，在不知不觉中总会梦到它，清醒地记起它。

如今，鲐背之年的母亲依然能够穿针引线，这么浓厚的月色自然引起她的注意。从暗处看窗外的月色，倍增其亮色，让处于暗影中的身心俱在白亮中，自然想起那些不平凡的月色。别看不起母亲这些老人，她们也会赏月，会珍惜月亮的给予，借此排除孤独。

其实，母亲并不是如今才会看月的。早在几十年前，她就格外注意月亮了，这得从父亲说起。新中国成立前，父亲跟着部队打过四年仗，伤残复员回家，跟母亲结婚后，曾有段时间晚上睡不着，一躺到枕头上，脑子里老有战争的片段晃闪，如同蒙太奇。有月亮的晚上，父亲更兴奋，便在院子里溜达，溜达不过瘾，就到外面溜达，到山里溜达。母亲怕他意识不清，走失了，悄悄跟在后面。母亲跟我说：你爹那是回忆打仗的经过。他到了山里，看六月的麦子，风吃过，你爹会念叨：看啊，敌人一排排倒下了。他看地面有一片月光，说那是水，大家过河要小心。我搀扶你爹回家，他继续在院子里走，直到走累了，才睡一会儿。母亲说：“每当有月儿的夜里，我会想起这些，跟月儿说说话，这日子就有奔头。”

那天晚上，母亲坐到半夜。等月亮到了头顶，她要去院中小解，下炕、拄拐。我听到门响，劝她别出去，在屋内处理，我们给她买了坐便器，防止外出摔跤。母亲摆摆手，慢腾腾地走到院子中间，月光直射，满了一身。她用手扑打扑打，说：“这月在下雪吗？”之后，母亲并不回屋，围着四周，在院子里慢走，嘴里念叨着。她的脚抬起来，轻挪轻放，怕踩了月光似的。

我站在门口，感叹：有月亮做伴，真好！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栖霞一中语文高级教师)